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山歌里的人生

壮族

李向春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2.364
00:1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K892.364
L300:1

K892.364
L300:1

山歌里的人生

(壮族)



李向春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龙宝珍

封面设计：传智工作室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第四集）

山歌里的人生（壮族）

李向春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75 字数：430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 - 3000

ISBN 7 - 81068 - 337 - 3/C·40

（本集共七册）总定价：63.00 元

社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电话：(0871) 5031071

E-mail: yupress @ sina.com

编委会:

主 编: 高发元

副主编: 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总序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9

ISBN 7-81068-337-3 (-)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一、	住水头的人家	1
二、	句町濮人的后裔	8
三、	祭龙的日子	13
四、	遥远的摩公	18
五、	白财不养家	24
六、	只做不说的忠成媳妇	31
七、	瑞武家的花糯饭	35
八、	花街上的山歌声	38
九、	六年改造,得了个汉族媳妇	44
十、	花样的生命,在风中逝去	52
十一、	好歌手,也绣得好花鞋	59
十二、	村支书瑞泽的故事	63
十三、	走着嫁来的瑞泽媳妇	68
十四、	陆家女婿的心里话	73
十五、	拉培完小的新老师	78
十六、	尾声	81
十七、	后记	83

一、住水头的人家

天刚亮，带着岚风的晨曦从山缝中缓缓升起，一抹抹的白，把那些宛如一夜间突然从平地上冒出来的背靠背、坡连坡的小山包的曲线，勾画得清晰柔和，随着车轮在泥沙充填的山道上弯弯拐拐的行驶，云（南）广（西）交界处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尖形山，在越来越亮的天光中，一一凸现在我的眼前，是那样地温柔和美好，大概这片地方到处与水相连，在年复一年的自然造化中，它的山形和地貌也就有了水的阴柔之至的柔和和美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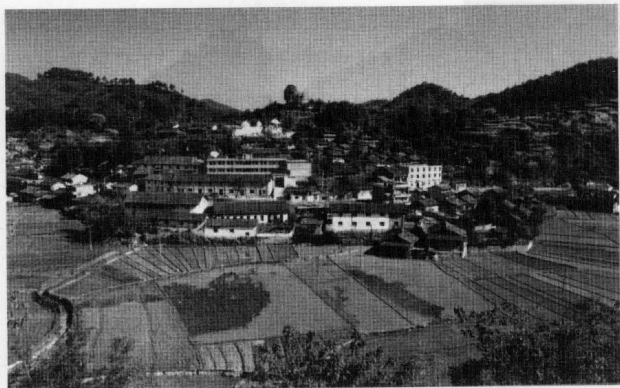
俗话说：“壮族住水头。”当明媚的阳光照在高高的九龙山上的时候，我顺着者兔河边的山道，来到了

依人聚居的者免寨子，这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者免乡的一个小山寨，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南盘江水系温带山林中，北与广西西林接壤，南距广南县城40多公里，西面直对南盘江主要支流清水江，东与广西驮娘江隔界相望，地处东经 $104^{\circ}46'$ ，北纬 $24^{\circ}10'$ 交界处，这里是南盘江水系西洋江的源头，发源于者免北边格雍九龙山的泉水，经者免河缓缓流下，灌溉着者免8个行政村，6000多户人家的农田。依人们依水傍山，筑巢而居。才到者免，远远地顺山望去，一幢幢麻栏房错落有致，依山势走向从低到高而建，黑色的瓦顶，在浓荫的绿树中掩映。整个山寨给人一种幽静、古朴的感觉。

这是一个百多户人家的寨子，山脚村口处是乡政府所在地，至今似乎已被遗弃的凸凹不平的广砚泥石乡村公路，沿山形蜿蜒从寨脚贯穿而过，虽然往来的人不是很多，但每天总有一、两辆班车通过，可以说这里是附近团转寨子与外来文化接触得最多的地方，同时也是广南县壮寨中迄今仍然保存着较为古老、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地方。在县民委大院里，当听我说要找一个有代表性的村寨深入采访时，身为壮族的罗副主任张口就说：“者免”。

在文化站干部陆家荣的陪同下，我来到寨子山顶处陆忠成家。

陆忠成家是寨里唯一一户四代同堂的人家，几代单传的祖爷把祖奶接进麻栏楼里后，生养了陆忠成兄妹六人，除五妹忠英早天外，其他5个都长大成人，并且都是寨里有模有样的人物，祖爷、祖奶现在可说是儿孙



文山州广南县壮族农人
聚居的村子——者兔

满堂。陆忠成的妹子陆忠兰是陆家荣的婶婶，陆家荣应该称陆忠成“大多”。见侄女带着省上的记者来了，陆忠成一家非常高兴，忙着切腊肉、煮鸭蛋、剥芋头招待我们。壮族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无论怎样艰难的人家，只要是来了亲戚朋友，都会倾其所有，热情招待远方的客人。

陆忠成家的麻栏房，一楼一底，上层用木板、底层用木板加泥土、顶部用瓦盖成。人住楼上，农具、柴草放楼下，牛、马、猪、鸡也厩养在楼下。麻栏房是附近壮家住宅房典型的样式，南方气候炎热，潮湿多雨，麻栏房通风排热效果好，可避免潮湿；这里地处边寨，历来匪盗猖獗，麻栏房板壁缝隙大，一听到动静就可随时观察外部环境，及时躲避匪患；还有个优点是，大小便可从楼上板缝中直接向楼下牲口厩里排泄，人夜晚可不出门，能避免野兽侵袭；牲畜养在楼下，除方便管理和喂养外，还能防止被盗。整个者兔寨子的村民，住的都是这样的房子。陆忠成家的麻

壮族陆忠成
全家福



远地顺山望去，一幢幢寨栏错落有致，依山势走向
茂密的高山，寨栏的轮廓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显得神秘而幽静。
栏房黑漆漆的，已经有些陈旧了，这是三十多年前，
祖爷、祖奶(祖爷、祖奶为陆忠成的爹、妈，壮族人
称呼长辈，习惯于跟着晚辈叫，陆忠成家是四代同
堂，所以他爹妈被称为祖爷、祖奶)盖的，现在这幢楼
虽然是长子陆忠成和孙子瑞武、重孙游冬一家三代人住
着，但产权已经划归瑞武名下；紧挨着这幢楼的西
面，是老祖爷、老祖奶的老楼，建盖的年代更久远，
记得山下供销社成立那年时，刚建好搬上来住，差不
多有50年了，现产权划归二子陆忠林名下。两幢楼
如今一平排地耸立在老人厅下面的平坡上，远远望去就
像两个身着黑衣黑裤的壮汉，虽然楼板、屋架和四面
的板壁已经发黑，但踩上去还硬挺挺的，牢实得很。
随便敲敲，铮铮有声。者免这地方到处是森林，家家
盖房，都是用上好的木料，看来这房子再住几代人没
有问题。
忠成家有两个火塘，朝北的一个是小儿子瑞武和

媳妇的，旁边的那两格房子也分给他们住；朝南的这个火塘是忠成、忠成媳妇和女儿瑞芬共用，火塘边的两间房子是他们的寝室。瑞芬由于婆家在板蚌，她在者兔平寨教书，虽然做家了，还住在娘家，这样每天去上课方便些。板蚌离者兔很远，是沙人聚居的寨子，坐车、走路、趟过一条河后才去得到。她与丈夫是在广南上民族中学时认识的，刚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连语言都不通，现在好了，他们可以用汉语、侬人语、沙人语交谈。瑞芬教书的学校，从者兔寨子顺路走出去不远就到了，她天天都回家，两个儿子交给爹妈领，加上瑞杰的两个，这幢楼里实际上有四个小娃娃，白天年轻人干活去了，照看娃娃就是忠成两口子的事情。分成两个火塘，是为了儿女，瑞芬带着孩子在家，只有和老人一起吃。壮族人家的火塘，是很神圣的东西，一个火塘就代表一户独立的人家，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从不熄灭。火塘上面吊着一张用篾编制的长方形的炕，天长日久的烟熏火燎，已经黑得发亮了，这是壮族寨子里幢幢麻栏楼上都有的东西，它是炕谷子用的。每年新谷打下来背到家里后，人们得闲时就一小点一小点的放到上面炕，炕过的谷子虫不咬，芽不长，放几年都不会坏。因为粮食不富裕，家里有老人的人家，早早就要准备做白(丧)事用的谷子。这些谷子每年攒一点，一放就是若干年，到老人去世时，才拿出来招待客人，那些拿出来的老谷子，从来不会变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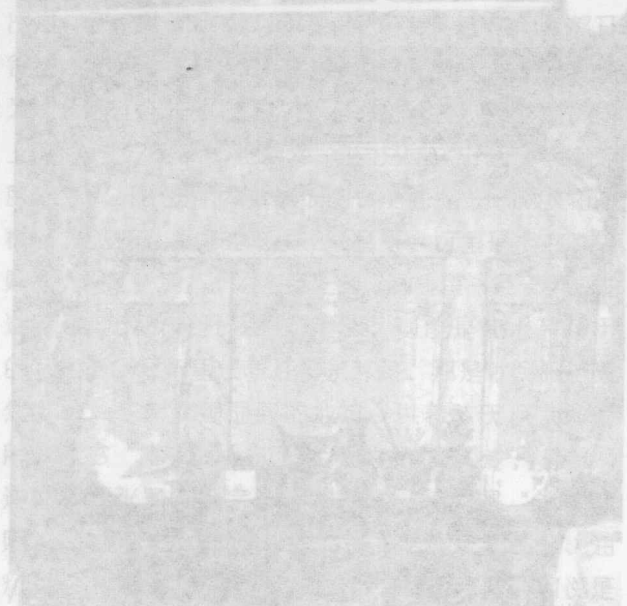
由于天天火烟熏、不开窗户的缘故，整幢房子黑漆漆的，唯一能见到亮光的地方就是房顶上的那两片亮

瓦和直通凉台的那道小门。小门很矮，要弯着腰才能进出。不知什么原因，寨子里麻栏楼进出的门，都开得很低，不管到谁家，一进门就得弯腰。开始时我不习惯，待出出进进碰了十多次头后，我才学乖了。楼上的门比楼下的门开得更矮，进出凉台差不多得弯75度的腰。凉台是用木板搭成的，上面担着晾晒衣物的树枝，放着竹篾编的席子、簸箕等，这里是楼上唯一照得到阳光的地方。凉台与正房之间建有一条窄窄的过道，过道上放着几只坛坛罐罐，可能是腌水芹菜用的。山下的河沟里长着许多水芹菜，那是壮民们的天然食物。正房里最显眼的地方，供着陆氏祖宗神位牌，上书“本宗堂上陆氏代祖耆妣之神位”，左右两边贴着两张赞颂祖宗功德的对联，横幅是“神光普照”，神位下设一木雕香案，香案上摆放着香炉、油灯，香炉内插着正在燃烧的香烟。这张香案，可说是陆家最好的家具，无论从做工、式样和年代的久远来看，都属不错的用品，可见壮族人对祖宗崇拜的重视。寨里的人家，都供着祖宗牌位，每逢初一、十五，家家都要上香拜祖。届时，击鼓鸣钟，声音铿锵婉转，在古老的山寨中悠悠回荡，真有一种莫可言状的神秘感……壮族崇敬祖先，这种崇敬已经融进了他们日常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如尊敬老人、严守家规等。



陆氏祖宗神位

二、句町濮人的后裔



祖爷说，很古的时候，侬人的始祖布用生了四个儿子，四个儿子长大后，要分家了，布用亲自上山去，砍来一棵直径有三尺的树，平平均均再砍成四块，边递给四个儿子边对他们说：拿去放在你们各自寨子的老人厅里，别忘了领着子孙后代年年来祭拜，这样你们才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家人。

老大人老实，又懂事，布用就把自己住的老地方留给老大，意思是让他好好守护着祖宅，管理好田地，照看好庄稼，如果三个弟弟找不到吃的，来找他要，他一定要给，不能吝啬，所以他住的地方后来就叫“者免”（壮语，老大之意）。老大起先住在者免东